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一

姜貞毅先生傳 寧都魏禧冰叔魏叔子文集 公名採，姓姜氏，字如農，山東萊陽人也。高祖淮，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。父瀉裡，諸生。崇禎癸未，北兵破萊陽，瀉裡守城死，幼子、三子婦、一女皆殉節。事聞，贈瀉裡光祿寺卿，予祭葬，諡忠肅。

公之將生也，王母李感異夢。其生，衣袍皆白色。三歲失乳。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，夜起飲之，一瓶立盡。萬曆乙卯，山東大饑，盜竄起。公時九歲，與兄折夜讀，書聲咿唔不絕。盜及門，歎息去。年二十，補諸生第一。明年鄉試，經義中式，主司以五策指斥崔、魏擯之。崇禎庚午，舉於鄉。往見中表李篤培。李負清正名，謂公曰：「子富貴何足異？士大夫立身，要當為朝廷任大事耳！」公敬而受之。明年舉進士，出倪文正元璐門。殿試賜同進士出身，授知密雲縣，未行，改儀徵縣。

公為政廉仁，十年無所取於民，不受竿牘。客至，去，題其館壁曰：「愛民如子，嫉客若仇。」嘗捐俸請托，免泗州修河夫五百名，百姓不知也。又請革過閘糧船繆夫，著為令。舊例，掣鹽封引，儀徵令皆有賂。公獨絕之。商人感激，為代備修河銀一萬兩。下車日，廉得大憨董奇、董九功等，置於法；窩訪之，害遂除。袁公繼咸備兵揚州，見，下堂揖之，曰：「吾間行真州，見先生聽斷，不覺心折矣！」

辛巳，改禮部儀制司主事。明年，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。上諭一體考選，因目閣臣曰：「有臣如此而不用，朕之過也！」三月，上御宏政門召見，應對稱旨，擢禮科給事中，賜糕果湯餅。

公既拜官，五月中條上三十疏，上每採納。十一月，東方告急，公受詔分守德勝門。自元勳以下，憚公不敢歸休沐。時宰相大貪婪，都御史黃宗周有「長安黃金貴」之疏。宰相懼，卸其罪於言官，又欲引用逆輔口口相表裡為奸惡。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，不在言官，並及涿州知府劉三聘疏薦口口事，觸首輔怒。又有「上諭：代人規卸、為人出缺，陛下果何見而雲然？」及「二十四氣蜚語，騰聞清禁，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」等語。上大怒，閏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御皇極門召見群臣，謂：「採欺肆，敢於詰問朕何所見，二十四氣之說，不知所指何人何事？著革職，錦衣衛拿送北鎮撫司打問！」時行人司熊開元面劾首輔，既以補牘語不相應，同時下獄，幾死，後並得赦。

初，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，勺水不得入口。冰雪交積，公僵臥土室，無狀被，身嬰三木，血流貫械。九卿台省屢疏救，不報。此處缺二十二字例凡一撈敲五十，一夾敲五十，杖二十，名曰一套。公既備刑，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。公以諸人皆正人，恐禍不已，忍死弗肯列。氣垂絕，唯以指染口血書「死」字，臥階下。半日稍蘇，清宏令尉灌酒一杯，使畢讞。公終不肯承。

疏入，上大怒，謂考擊緩，情實未當，詰責衛司官令再訊，一撈一夾，各敲八十，杖三十。俄出密諭一小紙曰：「姜採、熊開元即取畢命，只云病故。」衛臣駱養性具奏，有曰：「即二臣當死，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，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？若生殺出匿等，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？」又密言於諸大臣。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，自辰至午不肯退。上怒其執拗，非對君禮，將下有司治罪。既矜其耄，特革職，放歸田。僉都御史金光宸奏宗周清直，願以身代宗周。上怒，以為雷同罔上，奪職謫籍。而兵部侍郎馬公元綱、都給事吳公麟徵，開陳大指，婉辭規勸，上心為少移，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。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。

刑部尚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。上怒。公、開元各杖一百。

是日，特遣大璫曹化淳、王德化監視，眾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。左中使、右錦衣衛各三十員，下列旗校百人，皆衣襖衣，執木棍。宣讀畢，一人持麻布兜，自肩脊下束之，左右不得動。一人縛其兩足，四面牽曳，唯露股受杖。頭面觸地，地塵滿口中。杖數折，公昏絕不知人。

弟垓，時官行人，口含溺吐公飲之。名醫呂邦相夜視公，曰：「杖青痕過膝者不治，吾以刀割創處，七日而痛，為君賀矣！」半月，去敗肉門許，乃蘇。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，京師號「君子醫」也。

大璫覆命。上曰：「二臣顧何言？」曰：「二臣言皇帝堯、舜，臣得為關龍逢、比乾足矣。」上曰：「兩人舌強猶爾！」

明年春，萊陽破，公父死於難。垓請身係獄，而釋採歸治喪，不許。台省亦交章請釋公。上曰：「垓在！」七月疫，上命刑部清獄，公暫出。上召見刑部，以墨筆叉採、開元名，曰：「此兩大惡，奈何釋之！」於是再入獄。十二月，首輔伏誅，有新參請釋二臣者。上曰：「朕怒二臣，豈為罪輔哉？」不許。

甲申正月，闖賊猖獗，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。上御正陽門，行推轂禮。建泰請釋採、開元，上報可，謫公戍宣州衛。

公過故鄉，哭光祿公。聞京師陷，上殉社稷，公慟哭。南之戍所。未至，弘光即位，赦，公遂留吳門，不肯歸。會馬士英、阮大鍼用事。大鍼往被垓劾，必殺公兄弟。復竄走。丁亥，避地徽州，絕食。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。或徒步數十里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。祝發黃山丞相園，而自號「敬亭山人」，蓋不敢忘先帝不殺恩也。

後還吳門，終僧服，不與世人接。二子安節、實節，才，亦不令進取。戊子，奉母歸萊陽。母疾甚，公默禱，願減算延母。

山東巡撫重公名，下檄招公。公故墜馬以折股，召瘍醫，竹篾昇之。使者歸報。公夜馳還江南，自號「宣州老兵」。嘗欲結廬敬亭山，未果。癸丑夏，公疾病，呼二子謂曰：「吾受命謫戍。今遭世變，流離異鄉，生不能守先墓，死不能正首丘，抱恨於中心。吾當待盡宣州，以絕吾志。」越數日，則曰：「吾不能往矣！死必埋我敬亭之麓。」口吟《易簣歌》一章，嘔血數升而歿，時年六十有七。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，棺用薄材，不營佛事。二子皆遵行之。葬敬亭日，遠近弔者如市。同人私諡曰「貞毅先生」。

公隱居後，多著述，自選所為詩文，刻《敬亭集》藏於家，絕不示人。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《正氣集》，自題己亥後詩文曰《餽託集》，又著《紀事摘繆》。皆藏之。

魏禧曰：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，皆未出。公死，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。予客吳門，數信宿公。每陰雨，公股足骨發痛，步趾微跛躄。哀哉！北鎮撫司獄廷杖、立枷諸制，此秦法所未有，始作俑者，罪可勝道哉！宣城沈壽民曰：諡法：秉德不回曰孝。經曰：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公死不忘君，全而歸之，可以為孝矣，宜諡曰貞孝。」

金棕亭曰：餘游黃山，訪先生祝發處。山僧猶藏手跡數紙。詩格豪放，字畫遒勁，真希世寶也！以魏公文、姜公事作《新志》壓卷，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。

大鐵椎傳 魏禧冰叔魏叔子文集

大鐵椎，不知何許人。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，與遇宋將軍家。宋，懷慶青華鎮人，工技擊，七省好事者來學；人以其雄健，呼「宋將軍」雲。宋弟子高信之，亦懷慶人，多力善射，長子燦七歲，少同學，故嘗與遇宋將軍。時座上有健啖客，貌甚寢，右肋夾大鐵椎，重四五十斤，飲食拱揖不暫去；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，引之長丈許。與人罕言語，語類楚聲。扣其鄉及姓字，皆不答。

既同寢，夜半，客曰：「吾去矣！」言訖不見。子燦見窗戶皆閉，驚問信之。信之曰：「客初至，不冠不襪，以藍手巾裹頭，足纏白布。大鐵椎外，一物無所持，而腰多白金。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。」子燦寐而醒，客則鼾睡炕上矣。

一日，辭宋將軍曰：「吾始聞汝名，以為豪，然皆不足用。吾去矣！」將軍強留之，乃曰：「吾嘗奪取諸響馬物，不順者輒擊殺之；眾魁請長其群，吾又不許，是以仇我。久居此，禍必及汝。今夜半，方期我決鬥某所。」宋將軍欣然曰：「吾騎馬挾矢以助戰！」客曰：「止！賊能且眾，吾欲護汝，則不快吾意。」宋將軍故自負，且欲觀客所為，力請客。客不得已，與偕行。

將至門處，送將軍登空堡上，曰：「但觀之，慎勿聲，令賊知汝也！」時雞鳴月落，星光照曠野，百步見人。客馳下，吹鬻策數聲。頃之，賊二十餘騎四面集，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。一賊提刀縱馬奔客，曰：「奈何殺吾兄！」言未畢，客呼曰：「椎！」

賊應聲落馬，人馬盡裂。眾賊環而進，客從容揮椎，人馬四面仆地下，殺三十許人。宋將軍屏息觀之，股慄欲墮。忽聞客大呼曰：「吾去矣！」但見地塵起，黑煙滾滾，東向馳去。後遂不復至。

魏禧論曰：子房得滄海君力士，椎秦皇帝博浪沙中。大鐵椎其人與！天生異人，必有所用之。予讀陳同甫《中興遺傳》，豪俊俠烈魁奇之士，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，又何多也！豈天之生才，不必為用人與？抑用之自有時與？子燦遇大鐵椎為王寅歲，視其貌，當年三十，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。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，甚工楷書也。

張山來曰：篇中點睛，在三稱「吾去矣」句。至其歷落入古處，如名手畫龍，有東雲見鱗、西雲見爪之妙。

徐霞客傳 錢謙益牧齋文津選本

徐霞客者，名宏祖，江陰梧棲裡人也。高祖經，與唐寅同舉，除名。寅常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，手跡猶在其家。霞客生里社，奇情鬱然，玄對山水，力耕奉母。踐更徭役，蹙蹙如籠鳥之觸隅，每思颺去。

年三十，母遣之出遊。每歲三時出遊，秋冬觀省，以為常。東南佳山水，如東、西洞庭、陽羨、京口、金陵、吳興、武林、浙西徑山、天目、浙東五泄、四明、天台、雁宕、南海、落伽，皆几案衣帶間物耳。有再三至，有數至，無僅一至者。其行也，從一奴，或一僧，一杖，一袱被。不治裝，不裹糧。能忍饑數日，能遇食即飽。能徒步走數百里。凌絕壁，冒叢菁，攀援上下，懸度縋汲，捷如青猿，健如黃犢。以釜岩為床席，以谿澗為飲沐，以山魅木客、王孫獮父為伴侶。僂僂粥粥，口不能道詞，與之論山經，辨水脈，拽討形勝，則划然心開。居平未嘗鞶帔為古文辭，行游約數百里，就破壁枯樹，燃鬆拾穗，走筆為記，如甲乙之簿，如丹青之畫，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。

游台、宕還，過陳木叔小寒山。木叔問：「曾造雁山絕頂否？」霞客唯唯。質明已失其所在。十日而返，曰：「吾取問道，捫蘿上龍湫三十里，有宕焉，雁所家也。攀絕磴上十數里，正德間白雲、雲外兩僧團瓢尚在。復上二十餘里，其顛罡風逼人，有麋鹿數百群，圍繞而宿。三宿而始下。」其與人爭奇逐勝，欲賭身命，皆此類也。

已而游黃山、白岳、九華、匡廬。入閩，登武夷，泛九鯉湖。入楚，謁玄岳。北遊齊、魯、燕、冀、嵩、洛，上華山，下青柯坪。心動趣歸，則其母正屬疾，齧指相望也。

母喪服闋，益放志遠遊。訪黃石齋於閩，窮閩山之勝，皆非閩人所知。登羅浮，謁曹溪，歸而追石齋於黃山。往復萬里，如步武耳。由終南背走峨嵋，從野人採藥，棲宿巖穴中，八日不火食。抵峨嵋，屬耆酋阻兵，乃返。隻身戴釜，訪恒山於塞外，盡歷九邊阨塞。

歸，過予山中，劇談四游四極，九州九府，經緯分合，歷歷如指掌。謂昔人志星官輿地，多承襲傳會。江河二經，山川兩戒，自紀載來，多囿於中國一隅。欲為崑崙海外之游，窮流沙而後返。小舟如葉，大雨淋漓，要之登陸，不肯，曰：「譬如潤泉暴注，撞擊肩背，良足快耳！」

丙子九月，辭家西邁。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，請從焉。遇盜於湘江，靜聞被創死。函其骨，負之以行。泛洞庭，上衡岳，窮七十二峰。再登峨嵋，北抵岷山，極於鬆潘。又南過大渡河，至黎、雅，登瓦屋、曬經諸山。復尋金沙江，極於犁牛徼外。由金沙南泛瀾滄，由瀾滄北尋盤江，大約在西南諸夷境，而貴竹、滇南之觀，亦幾盡矣。過麗江，憩點蒼、雞足，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，從宿願也。由雞足而西，出玉門關數千里，至崑崙山，窮星宿海，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。登半山，風吹衣欲墮，望見外方黃金寶塔。又數千里，至西番，參大寶法王。鳴沙之外，咸稱胡國，如述廬、阿耨耨名，由旬不能悉。《西域志》稱沙河阻遠，望人馬積骨為標識，鬼魅熱風，無得免者。玄奘法師受諸魔折，具載本傳。霞客信宿往返，如適莽蒼。

還至峨嵋山下，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，並以《溯江紀源》一編寓予。言《禹貢》岷山導江，乃泛濫中國之始，非發源也。中國入河之水，為省五；入江之水，為省十一。計其吐納，江倍於河；按其發源，河自崑崙之北，江亦自崑崙之南，短而河源長也。又辨三龍大勢，北龍夾河之北，南龍抱江之南，中龍中界之，特短。北龍只南向半支入中國，唯南龍磅礴半宇內，其脈亦發於崑崙，與金沙江相並南下，環滇池以達五嶺。龍長則源脈亦長，江之所以大於河也。其書數萬言，皆訂補桑經鄭注及漢、宋諸儒疏解《禹貢》所未及，予撮其大略如此。

霞客還滇南，足不良行，修《雞足山志》，三月而畢。麗江木太守待餼糧、具筭輿以歸。病甚，語問疾者曰：「漢張騫鑿空，未睹崑崙。唐玄奘、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，乃得西遊。吾以老布衣，孤筇雙履，窮河沙，上崑崙，歷西域，題名絕國，與三人而為四，死不恨矣！」

餘之識霞客也，因漳人劉履丁。履丁為予言：霞客西歸，氣息支綴，聞石齋下詔獄，遣其長子問關往視，三月而返，具述石齋訟係狀。據床浩歎，不食而卒。其為人若此！

梧下先生曰：昔柳公權記三峰事，有王玄衝者，訪南坡僧義海，約登蓮花峰。某日屆山趾，計五千仞，為一旬之程，既上，熉煙為信。海如期宿桃林。平曉，岳色清明，佇立數息，有白煙一道，起三峰之頂，歸二旬而玄衝至，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，負笈而去。玄衝初至，海謂之曰：「茲山削成，自非馭風馮雲，無有去理。」玄衝曰：「賢人勿謂天不可登，但慮無其志耳！」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，以玄衝擬之，並為三清之奇士，殆庶幾乎？

霞客紀游之書，高可隱几，全屬其從兄仲昭仇勣而存之，當為古今遊記之最。霞客死時，年五十有六。西遊歸以庚辰六月，卒以辛巳正月，葬江陰之馬灣。亦履丁雲。

張山來曰：敘次生動，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。快讀一過，恍如置身蓬萊三島，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。

秋聲詩自序 晉江林嗣環鐵崖文津選本

徹呆子當正秋之日，杜門簡出，氈有針，壁有衰甲，苦無可排解者。然每聽謠詠之來，則濡墨吮筆而為詩。詩成，以「秋聲」名篇。

適有數客至，不問何人，留共醉。酒酣，令客各舉以何聲最佳。一客曰：「機聲，兒子讀書聲佳耳。」予曰：「何言之莊也！」又一客曰：「堂下呵驕聲，堂後笙歌聲，何如？」予曰：「何言之華也！」又一客曰：「姑婦楸枰聲最佳。」曰：「何言之玄也！」一客獨嘿嘿，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：「先生喜聞人所未聞，僕請數言為先生撫掌，可乎？京中有善口技者，會賓客大譟，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，口技人坐屏障中，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撫尺而已。家賓團坐。少頃，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，滿堂寂然，無敢嘩者。遙遙聞深巷犬吠聲，便有婦人驚覺欠伸，搖其夫語猥褻事。夫嚙語，初不甚應。婦搖之不止，則二人語漸間雜，床又從中戛戛。既而兒醒大啼，夫令婦撫兒乳。兒含乳啼，婦拍而鳴之。夫起溺，婦亦抱兒起溺。床上又一大兒醒，狺狺不止。當是時，婦手拍兒聲，口中鳴聲，兒含乳啼聲，大兒初醒聲，床聲，夫叱大兒聲，溺瓶中聲，溺桶中聲，一齊湊發，眾妙畢備。滿座賓客，無不伸頸側目，微笑嘿歎，以為妙絕也。既而夫上床寢，婦又呼大兒溺，畢，都上床寢。小兒亦漸欲睡，夫鼾聲起，婦拍兒亦漸拍漸止。微聞有鼠作索索，盆器傾側，婦夢中咳嗽之聲。賓客意少舒，稍稍正坐。忽一人大呼火起。夫起大呼，婦亦起大呼，兩兒齊哭。俄而百千人大呼，百千兒哭，百千犬吠。中間力拉崩倒之聲，火爆聲，呼呼風聲，百千齊作。又夾百千求救聲，曳屋許許聲，搶奪聲，潑水聲。凡所應有，無所不有。雖人有百手，手有百指，不能指其一一端；人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不能名其一一處也。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，奮袖出臂，兩股戰戰，幾欲先走。而忽然撫尺一下，群響畢絕，撤屏視之，一人、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撫尺而已！」

嘻！若而人者，可謂善畫聲矣！遂錄其語，以為《秋聲序》。

張山來曰：絕世奇技，復得此奇文以傳之。讀竟，輒浮大白。

盛此公傳 大梁周亮工減齋賴古堂集

盛此公，名於斯，南陵人。家故不資。先世有義聲。屋以內多藏書，外多良田。此公年十數齡，即能讀等身書，有聲邑裡。長肆力為古文詞，雖不中可有司尺度，而聲稱籍甚。然是時，此公但閉戶讀書，固不出與人見也。

會其尊人捐館舍，乃抗俠好交。邑裡人才智咸出此公下，此公乃以為無足語。去而之秣陵，欲盡交東南士，東南士亦願交此公。此公以為：「世且亂，吾當見天子，慷慨言當世事。彼經生何足語，會求其人於屠狗間。」於是益散金結客，遂為廣陵兒所給。

是時邊事急，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資備公家緩急。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，乃為所中。久之，事卒不濟，而金垂盡。嗒然與世無所合，退而返裡閭，裡閭又嗤笑之。此公益不復事事，產益落，所為文益不合有司尺度。侘傺無聊，多飲酒，與婦人近。不數年，病矣。少愈，右臂詘伸不已，若指遂不詘伸。此公故工書，巧其書者，輒以左手濡墨，納右指竅中。見者以為苦，顧其書則益工，時為人據石擊窠書。好為詩，酒後嗚嗚吟不已。間至秣陵，遵制舉義行之，非其志也。

歲在辛未，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。家大人好此公詩，語亮曰：「此間有盛此公，工為詩，兒識之。」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。此公獨異予，以為恨不十載前識。明年，此公目病，數明晦，或不能視。予竊憂之，諷其勿讀書飲酒。此公曰：「如是，不如其遂盲也！」會目病甚，又念母老，乃別予歸，意愴然，若不復與予見者。予私以為予當復見之，意以其盲而止耳，孰意遂不復見耶？

此公歸，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，耳其名，詢之郡大夫，郡大夫以盲告。公曰：「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？」於是邑令盲試之，旅諸士進於郡大夫。郡大夫復盲試之，旅諸士進於公。公大奇之，乃得補博士弟子員。

嗟夫！此公盲矣，猶不忘視，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，俯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彳亍，旅進旅退，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，豈不悲哉！試後，猶寄語予曰：「盲兒無以慰老親，子毋嗤。」予為悲動者久之。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，士即負奇才，抱異質，魁奇特起，不俯首就有司尺度，他途無由進。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，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，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，且不惜階前盈尺地，與盲士娓娓不休。嗟夫！此固昌黎代張太祝，望之當世而不得者，今得之公，豈不甚盛舉哉！

又明年癸酉，予自秣陵返大梁。聞此公以目久不癒，愈憤激，家益窘乏，無從得醫藥，於是遂長盲矣。然嗚嗚吟如往昔。巧其書者，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，如其不盲時。此公以手捫幅，免起鶻落，神采奕奕，視不盲時有加，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。益好讀書，危坐繩床，聽他人誦，更番不令休，入耳輒記憶不遺。有所撰述，口授友人，滔滔汨汨，凡數人不能供筆札。

嘗以書寄予大梁，至數千言。言「子當不長貧賤。他日擁節江上，取道南陵，魁湖之北，桃源之南，予墓在焉。子當登我堂，拜我老母，為我書石曰：盛此公埋骨處，予願足矣！他則子之事也，予何言。」予得其書，忽忽如失者數日，知此公將不永矣。

不數日，凶問至，予為位哭之。會予成進士，官山左，不能即至秣陵。比至秣陵，欲買舟省盛母，會亂甚，又不果行。乃使掾往慰盛母。掾歸，為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袞，妻倍孝謹。故無子，一女先盛沒。一老僕，樵以供兩孀婦，糠豆不贍，短褐不完，敗屋數楹，不蔽風雨。行道見之盜嗟，而為之友者帛唁闕然。嗟夫天乎！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！予解囊金，復促掾往，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，佐盛母饘粥。市石，檄南陵令碑其墓，予自書「盛此公埋骨處」，從其生時請也。

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。公在大梁，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。邑屬公，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，手書「盛此公讀書處」為額，懸其常危坐繩床側；復允予請，以其行誼補郡乘。其讀書之屋，蓋已受值，期以盛母存歿，不能待盛妻也。予歸其值，祀此公於中，俾其老僕守之。

此公好為古文詞。盲而死，無子弟為之收拾，故多散亂。其所著，如《毛詩名物考》三十卷，《休庵雜鈔》十卷，《曆法》二卷，《輿地考》十卷，《群書考索》十二卷。今所傳者，獨《名物考》耳，他皆不傳。予遺掾就其家鈔遺書。盛母泣而曰：「兒著書咸為人竊去，唯存詩若干卷，老年人坐則懸之肘，臥則枕之。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，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！今且托之周君！」予受而泣，因為之次第壽之梓。

嗟夫！此公能文章，而不以文顯；好彎弓馳驅，而不以將名；行誼不愧古人，而不以行徵；工為詩，而不以詩辟。黃金既盡，日徒憤激，退而自悔，又以盲死。筮簞未占，嗣續中絕。老母寡妻，形影相弔。生平故舊，不為存問。遺書狼籍，行誼莫傳。徒存此數卷之詩，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，使不知此公者，讀其詩，以為其才且盡於此，而知者因其已然，想其未然，咨嗟太息不能已已。嗟夫！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？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，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；與人交不受其益，徒為所害如此！此雖其不慎交遊所致，然孰非天哉！孰非天哉！天為庸流俾長守富貴，少為矯飾奇行者，必陰摧折之，從來久矣！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？此公初名錢，今尺牘中所傳盛錢侯是也。

張山來曰：古今盲而能文者，自左卜以下，推吾家張藉。今得此公，亦不寂寞矣。然諸人僅工詩文，而此公復能書，則尤奇也。

湯琵琶傳 南昌王猷定於一四照堂集

湯應曾，邳州人，善彈琵琶，故人呼為「湯琵琶」雲。貧無妻，事母甚孝，所居有石楠樹，構茅屋，奉母朝夕。幼好音律，聞歌聲輒哭。已學歌，歌罷又哭。其母問曰：「兒何悲？」應曾曰：「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。」

世廟時，李東垣善琵琶，江對峰傳之，名播京師。江死，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。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，咸習蔣技，罔有善者，王以為恨。應曾往學之，不期年而成。聞於王，王召見，賜以碧鑲牙嵌琵琶，令著宮錦衣，殿上彈《胡笳十八拍》，哀楚動人。王深賞，歲給米萬斛，以養其母。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，所至狹邪爭慕其聲，咸狎昵之。然頗自矜重，不妄為人奏。

後徵西王將軍招之幕中，隨歷嘉峪、張掖、酒泉諸地。每獵及闔士，令彈《塞上》之曲。戲下顏骨打者，善戰陣，其臨敵，令為壯士聲，乃上馬殺賊。

一日至榆關，大雪，馬上聞鶯鶯，忽思母痛哭，遂別將軍去。夜宿酒樓，不寐，彈琵琶作鶯鶯聲，聞者莫不隕涕。及旦，一鄰婦詣樓上，曰：「君豈有所感乎？何聲之悲也！妾孀居十載，依於母而母亡，欲委身，無可適者，願執箕帚為君婦。」應曾曰：「若能為我事母乎？」婦許諾，遂載之歸。

襄王聞其名，使人聘之。居楚者三年，偶泛洞庭，風濤大作，舟人惶擾失措。應曾匡坐彈《洞庭秋思》，稍定。舟泊岸，見一老猿，鬚眉甚古，自叢箐中跳入蓬窗，哀號中夜，天明，忽抱琵琶躍水中，不知所在。自失故物，輒惆悵不復彈。

已歸省母，母尚健而婦已亡，唯居旁抔土在焉。母告以「婦亡之夕，有猿啼戶外，啟戶不見。婦謂我曰：『吾侍郎不至，聞猿啼，何也？吾殆死？唯久不聞郎琵琶聲，倘歸，為我一奏石楠之下。』」應曾聞母言，掩抑哀痛不自勝，夕陳酒漿，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。自是猖狂自放，日荒酒色。值寇亂，負母鬻食兵間。耳目聾聵，鼻漏，人不可邇。召之者隔以屏障，聽其聲而已。

所彈古調百十餘曲，大而風雨雷霆，與夫愁人思婦，百蟲之號，一草一木之吟，靡不於其聲中傳之。而尤得意於《楚漢》一曲，當其兩軍決戰時，聲動天地，瓦屋若飛墜。徐而察之，有金聲、鼓聲、劍弩聲、人馬辟易聲。俄而無聲。久之，有怨而難明者，為楚歌聲；淒而壯者，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、別姬聲；陷大澤，有追騎聲；至烏江，有項王自刎聲、餘騎蹂踐爭項王聲。使聞者始而奮，既而恐，終而涕淚之無從也。其感人如此！

應曾年六十餘，流落淮浦，有桃源人見而憐之，載其母同至桃源，後不知所終。

軫石王子曰：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，未有如湯君者。夫人苟非有至性，則其情必不深，烏能傳於後世乎？戊子秋，予遇君公路浦，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。明年復訪君，君坐土室，作食奉母。人爭賤之，予肅然加敬焉。君仰天呼曰：「已矣！世鮮知音，吾事老母百年後，將投身黃河死矣！」予淒然，許君立傳。越五年，乃克為之。嗚呼！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，獨君也乎哉！

張山來曰：韓昌黎《穎師琴》詩，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。予初疑之，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。今讀此文，覺爾汝軒昂，頃刻變換，潯陽江口，尚遜一籌耳。

小青傳 佚名

小青者，虎林某生姬也。家廣陵，與生同姓，故諱之，僅以小青字雲。姬夙根穎異，十歲，遇一老尼授《心經》，一再過了，覆之不失一字。尼曰：「是兒早慧福薄，願乞作弟子。即不爾，無令識字，可三十年活爾。」家人以為妄，嗤之。母本女塾師，隨就學，所游多名閨，遂得精涉諸技，妙解聲律。江都固佳麗地，或閨彥雲集，茗戰手語，眾偶紛然。姬隨變酬答，悉出意表，人人唯恐失姬。雖素嫻儀則，而風期異豔，綽約自好，其天性也。

年十六，歸生。生，豪公子也，性嘈啞憨跳不韻。婦更奇妒；姬曲意下之，終不解。一日，隨游天竺，婦問曰：「吾聞東方佛無量，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？」姬曰：「以其慈悲耳。」婦知諷己，笑曰：「吾當慈悲汝！」乃徙之孤山別業，誡曰：「非吾命而郎至，不得入；非吾命而郎手札至，亦不得入！」姬自念彼置我閒地，必密伺短長，借莫須有事魚肉我，以故深自斂戢。婦或出遊，呼與同舟。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，諸女伴指點譁躍，條東條西，姬淡然凝坐而已。

婦之戚屬某夫人者，才而賢，常就姬學奕，絕愛憐之。因數取巨觴觴婦，矚婦已醉，徐語姬曰：「船有樓，汝伴我一登。」比登樓，遠眺久之，撫姬背曰：「好光景可惜，毋自苦！章台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，而子作蒲團空觀耶？」姬曰：「賈平章劍鋒可畏也！」夫人笑曰：「子誤矣！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！」頃之，從容諷曰：「子既嫻儀則，又多技能，而風流綽約復爾，豈當墮羅剎國中？吾雖非女俠，力能脫子火坑。頃言章台柳，子非會心人耶？天下豈少韓君乎？且彼縱善遇子，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？」姬曰：「夫人休矣！妾幼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著水，命止此矣！夙業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緣簿，非吾如意珠，再辱奚為？徒供群口畫描耳！」夫人歎曰：「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強。雖然，子亦宜自愛。彼或好言飲食汝，乃更可慮。即旦夕所須，第告我無害。」因相顧泣下沾衣。徐拭淚還座，尋別去。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，無不咨嗟歎息雲。

姬自後幽憤淒惻，俱托之詩或小詞。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。姬益寥閨，遂感疾。婦命醫來，仍遣婢捧藥至。姬佯感謝，婢出，擲藥床頭，歎曰：「吾即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皈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以一杯鳩斷送耶？」然病益不支，水粒俱絕，日飲梨汁盪許。益明妝冶服，擁袂欹坐，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。雖數昏數醒，終不蓬首臥也。

忽一日，語老嫗曰：「可傳語冤業郎，覓一良畫師來。」師至，命寫照。寫畢，攬鏡熟視曰：「得吾形似矣，未盡吾神也。姑置之。」又易一圖，曰：「神是矣，而風態未流動也，若見我目端手莊，太矜持故也。姑置之。」命捉筆於旁，而自與嫗指顧語笑，或扇茶鏞、箇圖書，或代調丹青諸色，縱其想會。久之，覆命寫圖。圖成，極妖豔之致，笑曰：「可矣！」師去，即取圖供榻前，爇名香，設梨酒奠之，曰：「小青！小青！此中豈有汝緣分耶？」撫幾而泣，淚雨漣漣下，一慟而絕。時萬曆壬子歲也。年才十八耳。哀哉！人美如玉，命薄於雲，瓊蕊優曇，人間一現，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，安可得哉！

日向暮，生始踉蹌來，披帷，見容光藻逸，衣袂鮮好，如生前無病時，忽長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徐簡得詩一卷，遺像一幅，又一緘寄某夫人，啟視之，敘致惋痛，後書一絕句。生痛呼曰：「吾負汝！吾負汝！」婦聞恚甚，趨索圖。乃匿第三圖，偽以第一圖進，立焚之。又索詩，詩至，亦焚之。廣陵散從茲絕矣，悲夫！楚燄誠烈，何不以紀信誑之？則罪不在婦，又在生耳！及再簡草稿，業散失盡。而姬臨卒時，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，襯以二紙，正其詩稿。得九絕句、一古詩、一詞，並所寄某夫人者，共十三篇。古詩云：「雪意閣云云不流，舊云正壓新雲頭。米顛顛筆落窗外，鬆嵐秀處當我樓。垂簾只愁好景少，捲簾又怕風繚繞。簾捲簾垂底事難，不情不緒誰能曉？爐煙漸瘦剪聲小，又是孤鴻唳悄悄。」絕句雲：「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願為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/春衫血淚點輕紗，吹入林逋處士家。嶺上梅花三百樹，一時應變杜鵑花。/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。瘦影自臨秋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/西陵芳草騎麟麟，內使傳來喚踏春。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？/冷雨幽窗不可聽，挑燈閒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/何處雙禽集畫欄，朱朱翠翠似青鸞。如今幾個憐文采，也向秋風鬥羽翰。/脈脈溶溶灑灑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。妾映鏡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誰多。/盈盈金谷女班頭，一曲驪珠眾伎收。直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/鄉心不畏兩峰高，昨夜慈親天夢遙。見說浙江潮有信，浙潮爭似廣陵潮？」其《天仙子》詞云：「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，單單別別清涼界。原不是鴛鴦一派，休算作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？魂可在？著衫又捻裙雙帶。」與某夫人書曰：「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：關頭頑帳，迴隔人天；官舍良辰，當非寂度。馳情感往，瞻睇慈雲，分燠噓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娣娣姨姨無恙？猶憶南樓元夜，著燈諧謔，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：『是妖嬈兒，倚風獨盼，恍惚有思，當是阿青？』妾亦笑指一姬曰：『此執拂狡鬟，偷近郎側，將無似娣？』於時角彩尋歡，纏綿微曙，寧復知風流雲散，遂有今日乎？往者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，猜語悱聲，日焉三至。漸乃微詞含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竊揆鄙衷，未見其可。夫屠肆苦心，餓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換馬，不即辱以當墟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裡。蘭因絮果，現業誰深？若使祝發空門，洗妝浣慮，而豔思綺語，觸緒紛來。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，又未易言此也！乃至遠笛哀秋，孤燈聽雨，雨殘燈歇，謾謾鬆聲。羅衣壓肌，鏡無千影，晨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雞骨，殆復難支。痰灼肺然，見粒而嘔。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。老母娣弟，天涯間絕。嗟乎！未知生樂，焉知死悲？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？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；豐茲畜彼，理詎能雙？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也。至其淪忽，亦非自今。結縵以來，有宵靡旦，夜台滋味，諒不殊斯！何必紫玉成煙，白花飛蝶，乃謂之死哉？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揚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，阿秦可念，幸終垂憫。疇昔珍贈，悉令見殉；寶鈿繡衣，福星所賜，可以超輪消劫耳。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，不憂無伴。附呈一絕，亦是鳥語鳴哀。其詩集小像，托陳媼好藏，覓便馳寄。身不自保，何有於零膏冷翠乎？他時放船堤下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陰床，髻生平於響像，見空幃之寂處。是耶非耶？其人斯在！嗟乎夫人！冥冥異路，永從此辭！玉腕朱顏，行就塵土，興思及此，慟也何如！元元叩首叩首上。」後附絕句雲：「百結迴腸寫淚痕，重來唯有舊朱門。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」生之戚某集而刻之，名曰「焚餘」。

張山來曰：紅顏薄命，千古傷心。讀至送鳩、焚詩處，恨不粉妒婦之骨以飼狗也！

又曰：小青事，或謂原無其人，合「小青」二字，乃「情」字耳。及讀吳口口《紫雲歌》，其小序雲：「馮紫雲，為維揚小青女弟，歸會稽馬髦伯」。則又似實有其人矣。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，吾友殷日戒彷彿憶為支小白作，未知是否，姑闕疑焉。

義猴傳 鹽城宋曹射陵會秋堂文集

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：吳越間，有鬻鬻丐子，編茅為舍，居於南坡。嘗畜一猴，教以盤鈴傀儡，演於市以濟朝夕。每得食，與猴共，雖嚴寒暑雨，亦與猴俱。相依為命，若父子然。

如是者十餘年，丐子老且病，不能引猴入市。猴每日長跪道旁，乞食養之，久而不變。及丐子死，猴乃悲痛旋繞，如人子躑躅狀。哀畢，復長跪道旁，淒聲俯首，引掌乞錢。不終日，得錢數貫，悉以繩錢入市中，至棺肆不去。匠果與棺，仍不去，伺擔者輒牽其衣裾。擔者為昇棺至南坡，殮丐子埋之。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。祭畢，遍拾野之枯薪，廩於墓側，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，乃長啼數聲，自赴烈燄中死。行道之人，莫不驚歎而感其義，爰作義猴塚。